



开到荼蘼 婚事了

苏鎏 — 著

回首遇见爱，
时光只为我和你

75,134,648 积分，213557次点击，3589条评论
晋江实力作者苏鎏超人气新作
网络原名《薄幸》

一段倔强女汉子与傲娇高冷男之间啼笑皆非的痴恨欢恋

三次婚礼，三年等待，开到荼蘼婚事了，守候地老到天荒。

她自认，是他的前妻，是过去式，是黑历史，是他想要抹去的不光彩。
她不知，是他的青梅，是初恋者，是朱砂痣，是他痴等回首的那抹光。

实体书
全新修订+
全国首发5000字
独家番外
+精美书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到茶蘼婚事了 / 苏鑾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500-1134-2

I. ①开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3704号

开到茶蘼婚事了

苏鑾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梁 艳

特约策划 梁 艳

营销统筹 卢 渔

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

特约编辑 李翠华

营销推广 杨 蕊 徐江宁
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20

字 数 250千字
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9.80元

ISBN 978-7-5500-1134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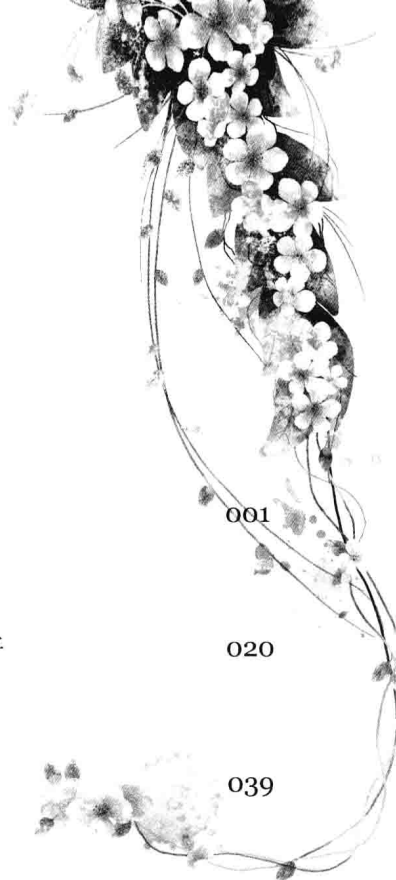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25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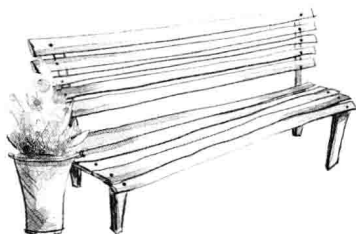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回首又见你	001
第二章 我亲爱的前夫，你好	020
第三章 心头微酸的秘密	039
第四章 诚意的邀请	059
第五章 如果还能逃开	079
第六章 其实你爱的是她吗	099
第七章 血色	119
第八章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	138
第九章 混乱的逃离	157



开到茶蘼
了
婚事了

第十章 你的秘密我知道	177
第十一章 亲爱的，你还爱我吗	201
第十二章 绅士的保护欲	222
第十三章 父子情深	241
第十四章 温柔的圈套	261
第十五章 往事如烟	280
第十六章 最后的最后，我们终将在一起	300
番外一	308
番外二	313





回首又见你

第一章

离婚登记处的中年大妈抬头看了一眼面前这对小夫妻，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年轻人，你们真的想清楚了吗？要不要回去再考虑考虑？”男的帅女的靓，穿着打扮也很讲究。这么一对金童玉女，离了多可惜，关键是这两人看对方时眼睛里都没有喷火，完全不是那种打得死去活来非离不可的类型。

严幼微扯了扯嘴角，把结婚证往大妈面前一推：“您就盖章吧，我们都想清楚了。”

按规定，工作人员得在结婚证上盖上“双方离婚，证件失效”字样的印章，再给他们一人发一张离婚证，这婚才算是真的离成了。

大妈拿着印章的手忍不住微微颤抖。她又去看站着的男人，个子高挑，面容坚毅，尤其是那个下巴，透着一股子果敢坚忍的气质。身穿长款黑色毛呢大衣，里面是考究的西装领带，一看就是成功人士。

“小伙子啊，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后方安定了才能干好工作。你不再考虑考虑？万一以后要复婚还得再办证，多麻烦。”

曾子牧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表情，淡然、疏离，情绪异常平静。他冲大妈点头道：“我们已经想好了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复合了，请您盖章吧。”

大妈觉得这男人说话有一股压迫感，像是做惯了领导，习惯于发号施令。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让人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，似乎只有乖乖

听从了。

于是在又一声叹息中，严幼微和曾子牧的结婚证上盖上了印章，正式宣布作废。他们两人拿着这作废的结婚证走出民政局的大门时，口袋里还各多了一张离婚证。

十二月的S市冷得够呛，严幼微站在高大的建筑前转身看最后一眼的时候，嘴里哈出的白雾全都挡在了眼前。她到底也没看清民政局长什么样，只匆匆一瞥后就准备下台阶。

曾子牧在旁边问她：“我送你回去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夫妻做不成也不用做仇人，我们还是朋友，跟小时候没变化。”

严幼微终于笑了：“我们当然是朋友。其实我们要是一直做朋友该多好，这才是我们之间最好、最和谐的关系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主动伸出手来，曾子牧立马抬手握住，两人互相看着对方，几乎异口同声说：“保重。”

然后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慢慢融入人群，从这一刻起就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严幼微走出一百多米后伸手拦了辆出租车，人刚坐进去就长长呼了口气。她其实并不介意坐曾子牧的车，可刚刚在民政局的时候她就不太舒服，总有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。万一在人家车上干呕起来，对方以为她故意恶待人怎么办？

她失笑着摇摇头，跟司机报了个地址就闭目养起神来。也不知是今天路况不好总停车，还是车里暖气给得太足，严幼微坐了十来分钟后，整个人就心慌气短、呼吸不畅，胃里翻江倒海地恶心起来。她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，在师傅一个急刹车时捂住嘴大声地干呕了一下。

这声音实在有些大，害得她立马脸红起来。司机师傅倒是个实在人，非但没生气反倒跟她开起了玩笑：“姑娘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啊？刚才那地儿离民政局不远吧？你是去领证的？你的另一半呢？怎么也不送你回家？太不体贴了，回头孩子生出来可得让他好好出点力。”

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司机无意的调侃却拨动了严幼微的心弦。怀孕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太荒唐了。过去的几年里她曾无数次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可都在某人冷冰冰的眼神里打消了念头。对曾子牧来说，她严幼微不配生下曾家的孩子。现在他们两个离婚了，难道这孩子反倒要来凑热闹了？

她在心里默默算着自己的日子，一算吓一跳。她的例假竟然已经推迟近

二十天了。前些日子一直忙着离婚的事情，心情太糟糕的她完全没留意这件事儿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她却突然意识到老天爷可能送了她一件迟到的礼物。

严幼微当机立断，让司机送她去最近的大医院。当然她不会跟陌生人说怀孕的事情，只说自己吃坏了东西要去打针。

到了医院后她挂号排队见医生，把自己的情况一一都说了。医生一听说她有呕吐迹象，而且例假时间推迟了那么久，立即安排她抽血检查。

大约一个小时候，严幼微拿到了验血报告。当她把报告递到医生面前时，对方只看了一眼，就立马抬头冲她微笑道：“恭喜你，严女士，你怀孕了。根据你最后一次来月经的时间，你腹中的胎儿已经快满七周了。”

三年后。

严幼微从公交车上下来，拎着包，理了理大衣领子就进了幼儿园的大门。

这会儿正是放学时间，小朋友三三两两地从里面出来，各自奔向父母的怀抱。她看见阳阳的班主任秦老师就站在不远处，于是就上前打招呼。

秦老师一见她就笑，转身招呼道：“阳阳过来，你妈妈来了。咦，阳阳？阳阳人呢？”

顺着秦老师的方向望去，严幼微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。这很不合常理。才两岁多的儿子最黏她，每天幼儿园一放学必定早早冲出来等在门口，见到自己立马就会扑进她怀里。可今天她都进门了，也没见到孩子的踪影。

“阳阳走了。”旁边一个看上去略大一些的孩子插嘴道。

他这么一说，周围其他几个小朋友也点头附和。严幼微回头一看，挑了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们看到阳阳去哪儿了吗？”

那孩子已经快四岁了，口齿比较清楚。他抬手指了指大门外：“那边。阳阳跟一个老奶奶走了，就刚才。”

老奶奶？严幼微心里咯噔一下。她心里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。日防夜防家贼难防，阳阳这孩子从小胆子就小，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戒心。严幼微倒不担心他跟陌生人走，可那是他奶奶……

孩子们还在叽叽喳喳讨论带走阳阳的那个奶奶，秦老师一脸惊慌，心知自己的疏忽惹来大麻烦了。她刚想上前安慰严幼微几句，却见对方直接转身，一眨眼的工夫已经跑出了幼儿园大门。

严幼微一口气跑到了外面的马路上，站在路边四处张望。路两边停满了车子，靠幼儿园这边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。她提着包一路小跑，仔细分辨着每一个路人的衣着打扮。突然她听到前面有人在叫她，抬头就见阳

阳被人抱在怀里，正冲着她大叫“妈妈”。孩子看上去心情不错，脸上带着笑意。

一见到儿子，严幼微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了片刻，但很快又紧张了起来。抱着阳阳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孩子的奶奶。很显然她也听到了孩子的叫声，她转过身来朝幼儿园的方向一望，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严幼微。

老太太脸色立马大变，不顾一切撒丫子就跑。严幼微踩着高跟鞋追在后头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两人离了大约有五六十米的距离，老太太年纪大跑不快，但胜在穿了平底布鞋。严幼微一双高跟鞋实在不好跑，一不小心还被绊了一下，整个人直接摔倒在地。

阳阳看到妈妈摔倒了，立马大哭起来。但老太太就当没听到，边跑边伸手拦车。可巧路边有一辆出租车，老太太立马抱着孩子跳上了车。

严幼微爬起来，顾不得清理摔破的膝盖，抬头只看到阳阳他们钻进车里的背影。她立马冲了上去，强自镇定地记下了出租车车牌号，然后伸手想要打车。

下班时间路上车来车往，出租车几乎都载了人，她拦了几次也没拦到。眼看那辆出租车已经快要淡出视线范围了，她一直勉强维持的情绪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想直接冲到马路上，伸手随便拦一辆车算了。

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化。当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在你面前打开。就在严幼微六神无主、不知所措时，她一眼看到对面一家高档私人会所前停的一辆车子。那车子十分眼熟，她侧头看了一眼车牌号，心里顿时升起了一股希望。

她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，背车牌号却很有一手，那个号码熟得就像印在她脑海里一样，以至于她还没想明白接下来要做什么，脚已经快了一步抢在大脑前做出了反应。

她不顾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，跑到了马路对面，身后满是被她逼停的各路汽车，司机们一个个愤怒地按着喇叭。严幼微喘着气在刚刚停稳的欧陆前站定，趁司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冲到副驾驶的位置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

然后她用命令的口吻说道：“开车，掉头。”

曾子牧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三年没碰到这么不讲理的人了。

事实证明，离婚的时候说的那句“朋友”，不过是说笑罢了。

离婚三年，严幼微从得知怀孕到此一系列的产前检查，从孩子出生、满月到蹒跚走路、牙牙学语，她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前夫。他们不仅不再是朋友，

连路人都算不上了。

而三年之后，他们意外撞上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她的婆婆抢了她的孩子。

上帝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人疯狂。那一刻严幼微只来得及想到这一句。然后她就伸手扑了过去，直接去拧还塞在钥匙孔里的车钥匙。

曾子牧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快开车，我儿子让人绑架了。”严幼微说话间扭头去看身后。刚才前面有红灯，出租车开得比较慢。现在红灯换绿灯，车流马上动了起来。她害怕再这么耽误下去，那车就真的不见了。

曾子牧微微皱眉：“你儿子？”

“能不能先开车再说！”

在严幼微少见的怒火中，曾子牧终于发动了车子。他淡淡地扔下一句“坐稳了”，然后在大马路上强行掉头。银色的车身擦着一辆黑色大奔转了个漂亮的半圆，在大奔司机恼火的喇叭声中，飞一般地冲了出去。

车子跟在那辆出租车大约三十米的范围内，却始终近不了身。下班高峰时间车来车往，想要钻空子有难度。

严幼微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前面的出租车屁股，一刻也不敢松懈，仿佛是只要眨一下眼睛，阳阳就会和那车子一起消息得无影无踪。孩子一旦落入柯家，再要回来少不得要扯皮，说不定有些没说破的事情也不得不撕破脸全都摆到台面上来了。

不到最后一刻，严幼微并不想这么做。

“拿点儿纸巾处理一下，你知道在哪里。”

严幼微高度紧绷的神经像被刺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过来。这车她坐过不止一回，在她面前的置物格里就有纸巾，这是曾子牧的习惯。

她一边拿纸巾擦摔破的膝盖，一面死盯着那辆车不放。眼看距离就要拉大，她问道：“能不能追上去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曾子牧调整一下车速，将整辆车子操纵得近乎完美在快速行进的车流中左右来回穿插，不到五分钟就逼近了那辆出租车，开在了对方隔壁的车道上。

严幼微忍不住赞了一句：“你车技还是这么了得。”

曾子牧扯扯嘴角：“谢谢夸奖。”

虽然离得很近，近到严幼微透过玻璃就能看到阳阳冲她笑着招手的表情。但出租车依旧在公路上疾驰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严幼微又问：“能把车逼停吗？”

理论上应该可以。这里不是高速，出租车在最靠右的车道上，如果司机有心想停，路边有大把空位。可是……

曾子牧问了一个关心的问题：“孩子被谁绑了？”

“我婆婆。”

“所以是家庭内部矛盾？”

“孩子一直跟着我，她不能不打招呼就把孩子带走。”

“冒昧问一句，孩子哪儿来的？”

“吡……”车子颠了一下，严幼微手里的纸巾直接摁到了伤口上，疼得她一龇牙。然后她回了句：“前夫的。”

曾子牧瞬间沉默不语。但严幼微很快又补了一句：“放心，你是前前夫。”

曾子牧恍然：“哦，我记起来了，那个男人娶了你不到三个月，就死了。所以说这孩子……”

“遗腹子。”

严幼微有些急躁起来。这一路上竟是中了邪似的，一个红灯也没迟到。眼看阳阳近在眼前她却不能把孩子夺回来，她的耐心正在一点点瓦解。

“想想办法把车子拦停。”

“什么办法都可以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花多少钱你也无所谓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好。”曾子牧话音刚落，严幼微就感觉车子加速了一下，车头朝右边偏了过去。然后她就眼睁睁地看着欧陆的车头撞上了出租车的前排车门。驾驶员显然吓了一跳，直接一个刹车踩下去，出租车终于停了下来。

曾子牧随即把车往右道并，直接停在了路边的停车带上。出租车却没动，依旧停在最右边的车道上。司机一脸不悦地下车来，刚想开口骂人，一看曾子牧的车吓了一大跳，整个人脸色大变。他立马指着曾子牧大叫：“是你开车撞我的，跟我没关系。”

曾子牧下车时笑得一脸亲切，只是这笑容假得很：“是，是我撞的您，我会全额赔偿您的损失。”

司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开车多年，虽然没发大财但对车也略懂一二。这位的车起步价至少三百万，虽然只撞坏了一盏前车灯，他也照样赔不起。

曾子牧冲他点头：“您最好先把车开过来，别妨碍其他车。您的损失我现在就付。”

司机一听高兴得一咧嘴，刚想回驾驶座开车，却看见了奇怪的一幕。那个搭他车的老太太已经开了车门跑了下来，她抱着个孩子就在大马路上狂奔，身后有一个年轻女人在追着。那女人赤着脚，速度挺快，几步就追上了她，从她怀里强行把孩子抢了下来。孩子可能是被吓着了，在女人怀里放声大哭，很快就吸引了周围不少群众围观看热闹。

严幼微把阳阳抢回来后转身往曾子牧的车边走，婆婆马惠兰却不肯放弃，揪着她的衣服又打又骂，几次伸手要把孩子夺回去，都让严幼微扭身避开了。老太太眼见拼力气拼不过，索性放声大喊起来：“抢孩子了，大家快来啊，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啦。我的孙子啊，要被这个坏女人抢走了！”

她这一喊，群众更兴奋了，不少人还真被她唬了过去。事发时候的情景不少人都看到了，确实是后面的年轻女人强行把老太太怀里的孩子给抢过去的。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在一起大肆议论，有人正义感爆棚还直接拨打了110。

警方一听有人当街撞车抢孩子，觉得这事儿挺严重，几分钟内就开车赶到了现场。出租车司机一听警车的笛声脸色一暗，刚要开口，曾子牧已经走过来把手按在了他肩头：“师傅你放心，这事儿不赖你，全赖我。回头我会跟警察说明白的。我车上有车载摄像头，一会儿拿给警察一看就全清楚了。这里是五千块钱您收好，撞坏了您的车门不好意思，您去修一修吧。要不够你再给我打电话。”

司机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，接过递来的名片一看，上面除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外什么头衔也没有，跟平时见到的名片完全不一样。

他不知道面前这位极富压迫感的男人是谁，但他知道自己今天是走运发财了。他的车子只是被蹭了一下，车门根本没变形，打蜡上漆花不了几百块，就是把门卸了换扇新的也用不了五千块。他心想这趟活拉得真值，有戏看还有钱赚。

那边马惠兰还在跟严幼微拉扯。她见警察来了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为嚣张，拉着民警同志就开始陈述冤情：“警察同志啊，这女人是个疯子啊，她抢我孙子不放啊。我这刚从幼儿园接了孙子回家，她就盯上我了，还开车追我坐的出租。你看看，把出租车都给撞坏了。”

民警被她拉着到出租车边一看，上面果然有新擦过的痕迹。民警问司机：“你这车刚被撞了？”

“是，不过我们已经和解了。人家司机赔钱给我了，我不告他。”

民警懒得理他这档子事情，他更关心孩子的问题。于是他又问严幼微：“这孩子是老太太的孙子吗？”

严幼微点头：“是。”

“那你是孩子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孩子的母亲。”

她这话一出，旁边围观的一些人听了就发出“哦”的一声。原来不是当街抢孩子，是媳妇跟婆婆闹矛盾，孩子跟着遭殃罢了。拐卖案立马变质为婆媳纠纷，大家的兴趣更高涨了。

民警是有经验的，一听这情况就知道很复杂，三两句话是打发不了人的。于是就招呼在场的相关人员：“都跟我回警局说明情况吧，一个也别落下。”

出租车司机立马露出一脸苦相。曾子牧直接上前，将手里一沓钱塞了过去：“辛苦你了，师傅，您帮个忙到警局说明一下情况。这是您的误工费。”

司机没数多少钱，只悄悄掂了一下，估计这钱不少于一千块，立马笑着点头应了：“行行，我去，我去。”要是天天都有这种活该多好。

马惠兰当着民警的面略微收敛了一点儿，但还是不死心，冲着严幼微狠狠骂了一句：“呸，咱们警局见。我们柯家的孩子谁也别想抢走。”

严幼微连看都不看她，死死抱着孩子不撒手。失而复得的感觉实在太惊心动魄了，她原本还不觉得，在抱到孩子的那一刻她真有种虚脱的感觉。如果今天不是碰到了曾子牧，孩子会怎么样真不好说。

想到这里她忍不住看了马惠兰一眼。这个女人才当了她的婆婆不到三个月，但她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严幼微腿一软，差点摔倒在地。

一旁的曾子牧刚打完电话，眼疾手快地过来扶了她一把。然后他把阳阳从严幼微怀里抱出来，招呼了一声，道：“走吧。”

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走在前头的背影，严幼微突然觉得恍如隔世。

从警局出来的时候天已大黑。

阳阳早在警局的时候就困得睡着了，任凭马惠兰怎么在民警面前“痛哭陈述”，小朋友依旧睡得雷打不动。曾子牧全程围观到底，最后不得不在心里下这么一个结论：千万不要得罪中老年妇女。

好在民警都是有经验的，一看这架势就知道谁对谁错了。一个女民警给严幼微倒了杯茶，陪着她在一边坐着，边做笔录边同情地看着她：“妹子，是不是和老公吵架了，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啊？”

严幼微冲她苦笑：“我先生去世两年多了，我婆婆受了刺激，加上年纪大了，有点儿老年痴呆症的前兆。”

“哦。”女民警恍然大悟，“原来是老年痴呆症，我就说看着挺像的。”

她说话声音比较大，马惠兰听到了，立马一蹦三尺高，冲过来就要跟严幼微理论：“你说谁老年痴呆？我看你才是疯了，抢了我们柯家的孙子不说，还倒打一耙。你这种女人命硬克夫，我儿子就是让你给克死的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他娶你进门，结果你们结婚才多久，三个月不到他就出事了。这全是你害的！”

马惠兰越说越激动，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，撸起袖子要打严幼微的样子。两三个民警冲上来才算把她按了回去，但她嘴里还是骂骂咧咧的，吵得整个警局乌烟瘴气、不得安宁。

最后还是警察打电话给马惠兰的老伴儿，让他来把马惠兰接回去。柯父来警局的时候满脸都是歉意，不停地跟民警赔礼：“对不住对不住，我老伴儿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，医生说 she 有点儿老年痴呆症的前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马惠兰一见到丈夫，情绪立马稳定下来，不再吵闹也不再叫嚣。民警又教育了几句，严幼微也没有要告她拐带孩子的意思，就让他们回去了。

曾子牧从头到尾只在做笔录的时候说过几句话，除此之外他一直保持着沉默。三年前他和严幼微离婚，做梦也不会想到三年后再见时她已经有了个两岁大的儿子。更富有戏剧性的是，她还是个寡妇，婆婆是个相当难缠的女人。

柯建中，严幼微的初恋情人，曾被她抛弃，后来在她离婚后又娶了她，命真的有点儿太短了。

他陪着严幼微离开警局，指着早已停在那里的一辆捷豹：“上车吧，我送你。”顿了顿又补上一句，“这次就别再拒绝了。”

严幼微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，加上膝盖疼得厉害，二话不说就上了那辆车。她搂着阳阳在后排眯了一会儿眼，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曾子牧在前排默默开车，偶尔透过后视镜看看这母子二人的睡颜，心里不由得有了点儿想法。

如果当初他不那么坚持，也许现在他们早就有个比阳阳更大的孩子了。尽管妻子心里爱的人不是自己，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和谐，在外人看来也是幸福快乐的三口之家。

车子开到严幼微家楼下的时候，对方正好睁开眼睛。曾子牧以为她会打个哈欠揉揉眼睛什么的，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清醒过来，利落地打开车门抱起孩子就走了下来，快得让人想出手都来不及。

曾子牧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从座位里拿了严幼微的包给她。对方接过后说了声谢谢，又说改天要请他吃饭，然后就抱着孩子上楼去了。

她离开的背影利索而挺拔，即使抱着个孩子也丝毫不见柔弱，很显然是

练出来了。曾子牧一时间有些恍惚，想起从前那个外向又有些调皮的严幼微，少女时代叽叽喳喳有些呆的姑娘，一转眼的工夫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母亲了。她似乎没变，五官和三年前没差多少，但她又变了许多，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别人的女人。她现在也成了一个可以让别人依靠的人了。

曾子牧转身上车，关上车门的时候想起了严幼微刚才的客套话。说要请他吃饭，却连电话都没交换，很显然那真的只是一句客套话罢了。曾子牧甩甩头，把严幼微和阳阳甩出了大脑，一踩油门就离开了小区。

严幼微抱着孩子一口气上了四楼，站在门口掏钥匙的时候终于觉得累了。于是她直接敲门，几下之后有人开门。严母一见到女儿和外孙，焦急的神情总算缓和了下来。她一把接过孩子，吩咐女儿道：“赶紧去洗个脸，还没吃饭吧？”

“没。”

严母刚想抱阳阳回房，一眼看见女儿的膝盖：“你这膝盖怎么回事儿？今天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说清楚，害我跟你爸在家里干着急。”

严父拿着报纸、捏着老花镜走了出来，往客厅的单人沙发一坐，还是年轻时当干部的那副模样。他也跟老婆一起数落女儿：“下了班这么晚才回家，你带阳阳去哪儿了？”

在两人的围追逼问下，严幼微将今天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。她略过了曾子牧帮忙追车的事情，只说是拦出租车追的。婆婆撒泼耍赖的事情也轻描淡写带了过去。但就是这样，也听得严母连连抚胸口：“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你这婆婆从前就不省心，那时你还跟建中谈恋爱呢。算了算了，从前的事情咱们不提，她这回又是怎么了，你是孩子的妈妈呀，她怎么能这么做呢？”

“你去跟她说，想把阳阳带回柯家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虽然退下来了，认识的老朋友还有几个。她再这么胡闹，回头我……”

“好了，爸，我已经解决了。”严幼微有点儿怕她爸这种打官腔的架势。就算他没退休，从前在机关里职务也不高，就一普通的机关干部，能有什么能耐？

再说柯家也不全是糊涂人，至少她那个公公还不错。有他看着婆婆，想来以后不会再出大问题了。

严母抱着阳阳往房间走，边走边唠叨：“唉，这叫什么事儿啊。建中突然去了谁心里都不好受，可再不好受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啊。孩子总得跟着妈过才是，没有妈妈还在就要把孩子放爷爷奶奶家养的道理。孩子已经没有爸了，

还能连妈都没了吗？这几天还是我去接孩子吧，我早点儿去，守在幼儿园门口，看她还敢把孩子偷了去不成！”

严幼微也不接她的话茬，径自洗漱去了。她进浴室泡了个澡，又处理了膝盖上的伤口，然后出来匆匆扒了几口饭就上床睡觉了。明天要上班，她还得打起精神去挣钱。曾经的豪门媳妇一旦离了那个家就什么都不是了，吃的用的全得靠自己挣回来。

但这样其实也不错，至少活得心安理得，不必像从前那样总把心悬在半空中。人人都说嫁豪门，可内里真正的苦与乐，只有嫁过的人才知道。

她头一沾枕头就开始打哈欠，可偏偏怎么努力都睡不着。三年不见曾子牧，竟然是在如此尴尬的情形下见面。刚才事情太多来不及细想，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严幼微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件事。

离婚之后她一直挺好强，希望自己能过得很好。即便这辈子中头奖也不可能赶上曾家的财富，但至少她可以活得比较有质感。跟曾子牧再见面的时候，也不会让对方产生“这个女人离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”的感叹。

可偏偏事与愿违，让他见识了自己人生中最落魄的一幕。他应该在心里笑话她吧，当初离婚之后闪电和初恋结婚，结果初恋没几天就死了，现在又跟婆婆搞得这么僵。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，怎么看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想到曾子牧有可能在背地里看自己笑话，严幼微躺在床上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呢？他们明明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，两家门对门窗对窗，是穿开裆裤时就混在一起的青梅竹马。

曾子牧只比她大一岁，却从小就有领袖风范，大院里的其他小萝卜头都听他的。严幼微年纪不大却很有头脑，从小就知道巴结“领导”。她跟曾子牧关系特别好，所以在大院里也是小小的孩子王。

两个人一起上的幼儿园，互相给对方擦着鼻涕进了同一所小学。互相照应着又考进了同一所中学。尽管从那时起两人的朋友圈有了变化，但他们之间的友情依旧没变。曾子牧高三的时候有一阵子为了复习住校，严幼微怕他吃不好，每天让妈妈给他炖一锅汤。她回家吃完晚饭就蹬着自行车给他送去。

那时候的她多天真、多纯洁，她只知道曾家早就搬出了那个大院，曾叔叔也离开了机关忙事业去了。但她从不知道那个时候曾家早已拥有了好几辆高档轿车，家里住着占地几百平方米的三层别墅，还请了佣人，煲的汤能把人的舌头鲜掉。如果曾子牧想喝汤，一个电话打回家，用人就会煲好靓汤让司机开车给他送去。

可年少无知的严幼微对此却一无所知，依旧每天兴冲冲地给他送汤。直到某一天曾子牧喝下半碗后脸色难看得像便秘，皱着眉头道：“严幼微，别再给我送汤了。我这人平生最恨喝汤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这个严幼微知道。但她更知道，只要是她送的，曾子牧就会一滴不剩全部喝光。

时间果然是把杀猪刀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它把年少时的一切美好都无情地杀死了。

严幼微一晚上都在回忆往事，第二天不出意外地顶着两只熊猫眼起了床。

阳阳晚上是跟外婆一起睡的，这会儿已经起来了，光着脚丫子就往她房间跑，非要妈妈帮他洗脸刷牙换衣服。

严父正在客厅里看报纸喝茶，看到这一大一小衣衫不整地跑来跑去有些的不悦，刚皱起眉头想要数落几句，严幼微立马拉着儿子躲进了卫生间。

她这个爸爸啊，一辈子官没当多大官架子却不小，有事没事老喜欢数落人。严幼微不爱听他那些个长篇大论，惹不起就只能躲。

其实在她小时候，大概是初中的时候，有一阵子跟父亲闹得很僵。父亲不仅有天底下所有当官人的空架子，还有一个全天下男人都拥有的软肋：好色。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周正，气质也不错，加上是个小干部，跟他眉来眼去的阿姨不少。

严幼微还记得念小学时，爸妈常为这种事情吵架。她每天听着争吵声简直烦透了，所以对“罪魁祸首”的父亲也十分痛恨。一直到后来父亲年纪大了，心也收回来了，对妈妈也开始好起来了，他们父女的关系才慢慢缓和下来。

但她依旧讨厌被父亲说教。

阳阳进了卫生间就熟门熟路地搬小凳子，拿牙刷挤牙膏，然后站在凳子上认真地刷牙。严幼微拧了块热毛巾，等他刷完牙洗完脸后就往他脸上擦。阳阳举着左手抱怨道：“妈妈，手痛痛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，在哪里摔跤了吗？”

“嗯，昨天，幼儿园，摔的。”

严幼微看着儿子红肿的掌心有些心疼，把他从小凳子上抱下来，摸摸他的脑袋：“去客厅找姥爷，跟姥爷说你手痛，让他替你上药。”

“哦。”阳阳丝毫没意识到自己被当了枪使，欢天喜地地跑出去，嘴里大叫“姥爷，手痛痛”，然后就冲进了客厅。

严父对这个外孙宝贝到了极点，立马收起那副作态，化身为慈爱的外公，